

中國國民黨講演集

集第三集

戀愛之價值

日本米田正太郎著
衛惠林先生譯

著者是專攻社會學哲學的學者，著述很多。此書從科學上哲學上估定戀愛底價值。提倡「戀愛至上主義」。底人們說，「不要對於人類做卑怯的讓步。」這是青年男女所歡迎，而道學先生所頭痛的。但要問戀愛底意義究竟如何？於人生底價值究竟如何？就有回到科學和哲學上，纔能得到回話。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廣(62)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六版

中國國民黨講演集第三集 全一冊

每冊實售小洋八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民智書局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雲山路天香里三三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福州路九十九十一號

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
廣州 杭州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九十九十一號

中國國民黨講演集 第三集 目錄

溥儀先生……………吳稚暉

孝……………戴季陶

『和平』『奮鬥』『救中國』……………汪精衛

溥儀先生！

（吳稚暉）

▲冤哉溥儀先生

▲危哉溥儀先生

曷言乎冤哉溥儀先生？溥先生若再住在那個牢監的宮殿裏，做那關了大門的皇帝，不到二十年，深恐要同明朝中山的嗣王一樣，在自己廳堂上，替人打板子，聊以謀生。溥先生自己本身是，一個狠有覺悟，十分高明的青年。所以他一聽請他出宮，口口聲聲，願做平民。即最近東交民巷內做萬壽，拿平民態度，拒絕瞻拜。提議出洋，先赴大連，要用平民資格前往。都是表顯他不肯再做那種冤大頭，斷送自己的前途。然而有三種動物，包圍得

他密勿通風，必要送他進了卑田院，才樹倒猢猻散。什麼三種動物呢？

(一)耗子 遺老是也

(二)勞蟲 皇室奴才是也

(三)鰐魚 奸商及古董販子是也

先說耗子；耗子之意，即言彼輩專做溥先生的鼠竊。什麼遺

老不遺老？真正遺老，已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隱其姓名，飽薇

蕨以沒世。今日在通都大邑出鋒頭的遺老，好比如康有爲哩，陳

寶琛哩，鄭孝胥哩，羅振玉哩，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挾有另一種

驅法的痞棍。晝伏夜動，名之曰鼠竊亦可。有如康有爲，年來

到處棍騙，人人皆知。至於羅振玉，不但專販國粹，假造古董，爲東洋巨騙，一部分日本人深痛惡之。卽彼二十年前在我們蘇州，吞沒師範學堂建築巨款，至今懸案未結。就是鄭孝胥，於這兩天發表的八十萬金寶借款，他當時本想串同奸商，用六十萬措押，且回扣每萬得五百元，利息則按月一分二厘，被溥先生岳父榮源去戮穿，方把他關出內務府。止有好像陳寶琛，王國維之徒，比較謹愿。然而終不免了一個變形的鼠竊。近來有一個住在後門內三眼井七號的老太監，叫做邱和來。他在奏事處當差，當到首領，已有三四十年。他說，『那班陳師傅之徒，專門想借光。今天碰響頭，拿了書畫走了。明天謝天恩，領了古玩去了。好東

西被那班拖辮子的漢官老爺們搜括完了。『借光別號揩油，的確算得鼠竊的一種。至於載在檔案內，凡做過京師地方官的幾乎都領到重要的官產，充做賞賜。若說明明頒賞，各省的大官不必說，就是會鑽的國會議員等，都把他的生日，列在長春宮的送禮單上。經了這許多的大小耗子，每年竭澤而漁的去揩油，如何不在二十年內，把溥先生揩得骨瘦如柴，在破宮殿裏，臥牛衣中，對窗紙的亮光啜泣呢？然而這班東西，大利所在，豈肯放過？所以陽託忠憤，陰行把持。極其可笑的，到了東交民巷，還在日使館的餘屋中，榜出南書房，軍機處等名目。一日羅振玉揚言，『昨天有一極可笑的事，有一名馬吏初的，闖入南書房，我適上值，聲稱要見

我們上頭。我們上頭豈隨便要見就見的麼？」（馬先生笑倒了，擬再遇羅，問他你是誰，他若說是羅振玉，當驚答曰，原來你尙在世。不是早聽見你已投日本海自盡，予諡忠烈了麼？）總而言之，這班無聊的宮鼠，是仗着帝制，作名利雙收的計畫的罷了。至於專門圖利的，則有下兩種。

再說勞虫：勞蟲者，即附入骨內，要把皇帝的溥儀，不鑽死他不歇手。宮監等其小焉者也，最大的勞虫窠，便是內務府。宮中一切費用，照舊無底般的侵蝕。說出來人人要笑倒的，御膳房每月用醬要二百十斤。那一年二千四百斤的醬，已把溥儀夫婦，變成醬人蘿蔔而有餘。所以內務府的首領紹英，在辛亥革命時已報

破產，至今十有三年，反東也銀行存款，西也巨產買土，數以幾百萬計。現在恐怕一抄，嚇得不敢出頭。前日我亦與點檔案，見列正開銷七項，每年共需銀二百八十餘萬元，無一非絕可笑的用款，試舉一例，有鐘表傳報費，一萬三千餘元。你想是什麼話？

然額定則二百八十餘萬，若實用則有宣統十五年收入帳，（那裏是什麼收入，就是借的債，賣的古董之類。）有五百數十萬元之多，不見有一錢存留。所以京報上已登過的別種報告，有年需六百數十萬元之說。又拿最近一事爲證：所謂陰歷年底，溥先生要去清宮拿些衣服穿穿，此亦人情之常。中間便有乾隆磁器，仇十洲漢宮圖兩幅之類，大約要充元旦賞品，措而未予。僅取去衣服一項

。在陰歷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的兩天，莊院長做組長，親眼看他們取出的。我充物品點查員，親手遞過，一一唱交的。單是貂袍一項，便是二百餘件。其餘青狐玄狐天馬海龍之類，也二三百件。出了神武門，據當時在場人，閑講白嚼的估價，至少值四十萬。又有人說，就拿這四十萬元，給溥先生夫婦三人，到倫敦郊外，與葡萄牙王一同過度，也已經舒服極了。不料過了三大，就見報上登載，溥先生向清宮取出寶貝若干，押當十萬元，把年關度過。才知道還是那班內務府的癆病蟲，開了幾天的葷。當然日使館內所設南書房的上值者，如羅振玉等一班宮棍，也必定叩謝了一滴的天恩。據我所知，什麼宗室黃帶子，還在白廟胡同裏，替

我朋友拉包車，一碗施粥也不曾在這十萬元裏喝着。這算什麼一回慘酷滑稽的事。所以再去取東西，委員會既因不合點查章程，不許零星再取。我個人亦很替溥先生盼望，等點查完了，分清公私，凡不關朝章國故的，什麼金銀寶貝，都讓溥先生拿去。我料必有數千萬元，可以給他下半世，及子孫懿親的瞻養。不要像火燒，偷來的一般，給那班癆蟲與鼠竊，作成鱷魚，做了「快要完」。全國明達者細想，算做什麼把戲？許他四百萬元的優待費，口惠而實不至，做了第一步騙局。又把一道皇帝的金剛掙在他頭上緊緊套着，弄得他「醬缸打破，架子仍在，」要當賣老祖母結婚禮物，年用六百萬元，滋補這班癆病蟲，又分潤那班有尾巴的大小

耗子。這不是一個大騙局麼？幸而他的家私，還值整千萬元，好像癆病才到第二期，救治還來得及。所以修改優待條件，廢除皇帝名號，點查全宮物品，那是替他打了一針起死回生的藥針。溥先生始終感激不盡，這是民國運氣尚好，凡青年皆是高明。我祝他將來出來擔任第十八任的總統。惟有這班癆蟲，同着那班耗子鱷魚，東也狗吠，西也鷄鳴，鬧得六神不安了。

再說鱷魚：鱷魚者，廣東人的害物。北方便要稱大蟲。凡全世界的銀行奸商，交易所奸商，下至古董奸商，以及打鼓兒的小販，都是浪子，癡兒，孤兒寡婦的喪門神。他們吃死人也不吐骨頭。直要等他發了財，他的子孫也被人如法泡製。卽如努兒哈

赤之寧馨子孫，如玄燁，胤禛，弘歷之徒，他吸聚積貯的本事，固十倍高明於鹽業銀行的乾齊。不料弘歷的玄孫，面孔還長得絕俊，便宛轉簸弄於乾齊之手。我輩怯懦的羣羊，也要求生。彼輩耗子，癆蟲，鱷魚，也無非求生而已。我輩飯糗茹草自足，原也可笑。彼輩食肉寢皮，原也有彼輩之不得已。故乾齊樂，溥儀是否曾哭，也值不了我輩來咏歎。但恭喜發財，不是善心的老爺耳朵中常在胡同口聽慣的麼？我們恭喜年來銀行事業的發達，問他如何發財，也不妨替鱷魚先生們算筆小帳。諸君不看見前幾天本報揭登的鹽業銀行八十萬借款合同麼？他的內容是：

金寶金冊通共七千六百兩七錢

金箱金塔等又共三千三百六十九兩〇九分六厘

兩共一萬〇九百六十九兩七錢九分六厘

就是馬上回鑪，已超過四十五萬元；其餘三十六件自身成器的價值不算，一千九百五十二顆的真珠也不算，一百八十四塊的寶石也不算。還有不是十成金的八百八十三兩八錢的金子也不算。

又瑪瑙等珍器四十五件也不算。據說一場刮子算做荒金，抵過四十萬元半額借款。不好意思，又加上另數五千八百三十六元收入內務府帳上，就算公平交易。哈哈，這是兩願非逼，當然不生什麼問題的。若冠冕堂皇說起來，比東交民巷，還要公平。乾齊先生必定啓發我輩曰，一個燒丫頭，遞給鼓兒擔一尊金佛，換取銅

元二十枚，難道不是常有的事麼？我對曰，唯。我惟痛恨中華

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成此合同，時間不是恰恰宣統十六年的舊歷端陽前幾天麼？溥先生要把老祖母的結婚禮物，借這八十萬急債，到底幹什麼呢？就是要做那牢什子的關門皇帝。耗子一大堆，癆蟲塞了氣也不透，不是端陽要開銷了才太平麼？鱷魚哈哈大笑，就是攻他這弱點。大小中外鱷魚，布滿在東西交民巷，後門，東西牌樓，王府井，琉璃廠等處，都侍候這位二十歲的少年「上頭」呀。

嗚呼，這三種動物，都非把溥先生弄到替打板子過活不止。

他們惟一達到這種目的方法，就是恢復優待條件。這就叫做冤哉

溥儀先生。至於危哉溥儀先生，且待明天再說。

何爲危哉溥儀先生？則老實對曰，冤哉溥儀先生者，昨已明白言之矣，那班耗子，癆虫，鱷魚，非把溥先生送進了卑田院不止，所謂危告溥儀先生者，恐怕那班耗子，癆虫，鱷魚，又非把溥先生送上了斷頭台不止。這種太早計的警告，雖然說我恐駭，詛咒，夢囈，均聽憑愛猜想者去猜想。然而我愛這無邪氣的高明少年，我且把理由細細陳述出來，請也愛他者去做個參考，不能算我多事。

凡一個朝代的變更，所有舊朝代的子孫臣庶，稍有反側力量者，無不被新朝輾轉鋤除，必至對方小心韜晦，一無反側朕兆，才能邀數十年後假仁假義的榮典，如歸命侯之類，做別人一個厚待前朝

的裝飾品。然而前清到了雍乾之世，如曾靜之獄等，尙因牽纏了姓朱的，便冤死數千百人，這能够作爲一件兒戲的事，說到了民國，可以隨時撒撒爛污，不撒成大禍麼？實在是民國的改革，更是雙料的改革；一是換朝代，二是換國體，所以能待前朝，比較十分寬大；其大原因，沒有一個私人爲着自己子孫萬世，在那裏猜防前朝。其理想，是國既共和，爲四百五十兆人公有，就是溥儀也有一部分，想沒有那種殷頑，在那裏處心積慮的活動。不料十三年以來，竟鬧了顯著的一個復辟大把戲，又時時對有力軍閥，造作不斷的謠言。那神武門裏又常常做出許多違悖優待條件的怪事，如予謚了，欽賜紫禁城騎馬了，准預瓊林宴，鹿鳴宴了，榮封三代了，